

现代戏剧创作丛书

中国戏剧出版社

舒 湮著

(五幕话剧)

精忠报国

4.6



中国青年剧艺社
演出剧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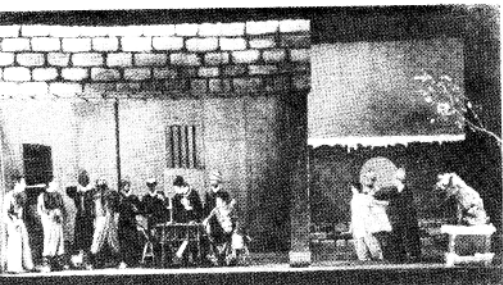
第一幕朱仙镇帅
营中，黄河饰岳飞

（左上）

第二幕大理寺公
堂中，黄河饰岳飞

（右上）

第四幕大理寺狱
中，黄河饰岳飞、吕
玉堃饰岳云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中国青年剧艺社在上海大上海戏院公演第五幕场景。黄河饰岳飞、吕玉堃饰岳云、杨志卿饰张宪、云凤饰兴儿、倪妮饰万俟卨、李季饰元兀年。



一九四一年六月华声剧团演出特刊封面（左）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中国青年剧艺社演出特刊封面（右）

出版说明

舒湮同志所作话剧剧本《精忠报国》，写的是南宋爱国名将岳飞之死。这故事妇孺皆知，小说、戏曲已写过许多，此本似乎并无特别的“虚构”；但这个剧本却有“出奇”之处，里面秦桧说出的卖国“理论”，有的词句却正是从抗日战争时期汪精卫跑到南京后的言论中摘录而来，正合于八百年前秦桧口气，毫不生硬，又叫人听了便明白“影射”的是什么人。

两次公演（演出时剧名改为《岳飞》），首次是在日伪包围之中的“孤岛”上海，反应自是强烈；二次是在日伪已经进入“孤岛”，日伪政权直接统治下的上海，居然还能想办法演出，更是引起轰动，激发了广大观众抗敌爱国的热情，可是演出主持人却被抓进了日本宪兵队，戏即被禁。这演出的情形，是值得写进中国话剧史的。

还有可称“奇”的是，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的国统区又曾上演，因剧中提到“义军”在“太行山一带”“游击”等情，被当局认为是替“异党张目”而停演；到建国之后的社会主义时代此剧作者力求使剧作更接近历史真实而改写成《天日昭昭》，未及演出却遭遇不幸，因改本中

增加了宋高宗与秦桧合谋加害岳飞的戏和原本中早已提到的岳飞、韩世忠元帅“立下多大汗马功劳”的“一班立国安邦的忠良将”等内容而被“四人帮”的追随者指为“恶毒攻击党和社会主义”、为庐山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把作者打成“现行反革命”，对他“专政”。

如此种种情形，很值得人们加以研究、进行反思。

这里给读者提供的这个原本，是根据一九四四年五月光明书局重庆初版本排印的，除个别地方文字作了技术性修正外，一仍其旧。附录有作者自己的文章和第一、二次公演的演出人员表。

目 录

第一幕	5
第二幕	33
第三幕	51
第四幕	79
第五幕	97

附 录

初版本后记	115
重版赘语	125
从三禁《岳飞》所想起的	126
《岳飞》的遭遇	131
再跋《精忠报国》	139
演出人员表	141

人 物

- 岳 飞——相州汤阴人。授少保，河南北诸路招讨使；解兵柄后，授枢密副使，旋改充万寿观使。死难时年三十九。
- 银 瓶——岳飞季女。年方及笄。秀外慧中，勇敢娇憨。
- 岳 云——岳飞子。骁勇善战，事父至孝。颍昌战后以功迁忠州防御使，岳飞请辞；终左武大夫，提举醴泉观。死年二十三。
- 张 宪——岳飞部下爱将。智勇深沉，忠贞激烈，位前军统制同提举一行事务。
- 牛 皋——汝州鲁山人。累以战功擢为武泰军承宣使；改行营护圣中军统制；寻充湖北京西宣抚司、左军统制等职。性鲠直，举动卤莽，年在五旬外。
- 张 保——岳飞部将，忠烈慈厚。
- 王 俊——济南人。张宪部将。奸贪好讼，官左武大夫，果州防御使，前军副统制。

崔 庆——金军统领，降宋。

李老公公——朱仙镇乡民，七十余岁。

李老婆婆——李妻，七十余岁。

魏 生——进士，朱仙镇居民。

秦 桧——字会之，江宁人。登政和五年第，补州密教授，继中词学兼茂科，历太学学正，御史中丞等官。南渡后，自金还，位渐显要，拜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大权独揽，擅专国政。时年在五旬外。

王 氏——秦桧妻。阴险刁恶，工狐媚，善权术，年四旬左右。

兴 儿——秦桧家侍婢。性烈，有正义感，年十八、九。

砚 童——秦桧家侍童。貌忠厚恭谨，性懦弱怯，年二十左右。

赵士儼——赵氏宗室，判大宗正，封齐安郡王。有大志，好学善属文，忠耿敢言。尝斥黄潜善误国，又累忤秦桧。年近六旬，惟已须发苍白，老态龙钟。

周三畏——大理寺卿，清廉正直。

万俟卨——开封阳武人。监察御史，旋代中丞。附秦桧党，胁肩谄笑，品格卑劣。年约六旬。但精神健旺，不类耆耄。

元龟年——大理寺评事。阿谀秦桧，实一势利小人。

哈迷蚩——金宗弼（兀朮）密使。

隗 顺——大理寺狱官。奉公守法，虽同情岳飞，但以职卑力薄，无可奈何。

侍 卫 甲

乙、

丙、

度旨官甲、

乙

兵 士甲、

乙

舞 女 甲
乙

群众、乡民、御林军、卫士、皂隶若干人。

时 间

第一幕 南宋绍兴十年夏七月

第二幕 第一幕的翌日

第三幕 绍兴十年冬

第四幕 第三幕的翌日

第五幕 同年十二月廿九日

地 点

第一、二幕在朱仙镇

第三、四、五幕在临安

第 一 幕

〔这是朱仙镇上岳飞的大营。

〔舞台分为左右两部分。右部是营帐的一角。舞台上现出它的横剖面，帐内陈设长案、虎皮椅、石凳、刀、矛、弓、戟这些兵器。长案上摆着公文、书卷、笔砚、令箭、烛台、地图等物。靠极右的边缘上支起一沿帷幕，是通到内帐去的。在帷幕出入口边，安置一只药炉，正在熬药。

〔营帐口站着三个侍卫兵，一人佩剑，两人持矛。帐门树红罗大幃，上缀白色“岳”字，临风飘展。

〔左部是郊野的景致。有几棵树木，还望见远处一片黄沙和星棋罗布的宋军营帐。

〔这是盛暑一天的清晨。太阳已经高高地悬在天空。

〔开幕前，幕内传出《满江红》歌声。歌声渐息，幕徐徐启。树枝上的蝉鸣与远处的马嘶声间作。帐内阒无一人。惟见营帐口的侍卫们肃穆地往来蹀躞着。

侍 甲 （站住，望着树枝上的鸣蝉）吵什么？天热得已经

够人难受啦，还“知呀知呀”的！

侍 乙 喂，不要以为岳元帅不在帐里，你就撒野。元帅的闺女银瓶小娘子，还在里帐呢。

侍 丙 小姑娘跑到阵上来干吗？打仗也关不着妇道人家的事！

侍 甲 这年头的娘儿们可不比在先了，她们也能提起刀枪和鞑子拼。古书上有位花木兰，代父从军，立下汗马功劳。如今咱们岳元帅也有这末一位出色的小娘子随父从军。

侍 丙 （笑）这真叫将门之女了！

侍 甲 （赞叹）嘿，有了一位岳云少将军，再加上这位银瓶小娘子，你们二位说岳门上够不够威风！

侍 乙 好威风！

〔蝉鸣声又起。

侍 丙 哎，天也真热。要不是今年逢闰月，如今就该八月哩。

侍 甲 不错。立秋也过了二十来天，眼见就要交白露。你瞧，身上出的汗珠还有黄豆大。

侍 乙 打仗就不能怕辛苦。要图舒服，还是安安稳稳地待在家里吧！

侍 丙 俺要怕辛苦，早就不出来投军啦。这次咱们打的是鞑子，谁不比平时格外起劲！

侍 乙 要讲辛苦，岳元帅可比咱们辛苦得多。你瞧他一天到晚忙的不得开交。天刚朦朦亮就起身四处巡

察。到夜晚，还要商议战略。查看兵书，哪天不是交四鼓才睡觉？

侍 甲 这几天元帅也分外高兴。因为自从初八那天破了鞑子的拐子马之后，十三又在小商桥打了个胜仗。现在进兵到朱仙镇，离东京只有四十五里。只要一鼓气打下去，说不定明后天咱们又可以回到京城了。

侍 乙 元帅说过，这回打鞑子要唾手燕云复仇报国。俺看不打到河北是不肯罢休的。

侍 丙 才不止呢！别忘了还要直捣黄龙。这回仗不打到关外是不肯歇手的。

〔侍卫丙看见银瓶远远自内帐跳出，挥手向甲、乙示意。

侍 丙 嘘——嘘——小娘子来了！

〔众侍卫皆静默肃立。

〔银瓶整理文案，又揭开药罐调药，然后重行盖好。

银 瓶 （问侍卫）元帅早上说过多咱回来？

侍 甲 禀报小娘子，元帅五鼓时分单独骑了一匹马，出营到各处查看，没带跟人，也没留下什么话。

银 瓶 哦。（揭药罐）这药，你送到西营去吧。这次打仗，你们弟兄们太辛苦了，不少人中暑累病了。元帅教我亲自给你们调药。

〔侍甲入帐。端药罐出。银瓶旋亦入内帐。

侍 丙 你瞧元帅待咱们多好。弟兄们生病，元帅还亲

自调药。带兵的肯和当兵的同甘共苦，当兵的怎会不死心眼打仗呢！

侍 乙 是呀！咱们元帅最讲究赏罚公平，待千万个人如同一个人似的。朝廷赐下犒赏，不论多少，总分给咱们，他自己倒一钱不留。出发的时候，弟兄们有家眷的，他还派人送钱送米，留着安家。

侍 丙 象这样的元帅，无怪人人都敬重他，怕他，也服他。
〔银瓶拔剑起舞唱《北伐》歌，一路自内帐出来，走到外帐口，发觉两侍卫还站在那里，即刻止步不歌。

银 瓶 （吩咐侍卫）你们暂且下去。等元帅回营再传唤你们。

〔侍卫乙、丙应声下场。

银 瓶 （舞剑唱歌）

号令风霆迅，

天声动北陲。

长驱渡河洛，

直捣向燕幽。

马躐阏氏血，

旗臬可汗头。

归来报明主，

恢复旧神州！

〔银瓶歌至“归来报明主，恢复旧神州”时，岳云与张宪自营外入，站立一边，和声高唱。

〔歌声止，银瓶提剑向岳云、张宪施礼。

银 瓶 哥哥，您回营啦。哦，张统制也来了。

岳 云 怎么？我出阵去了几天，妹妹你也来到营里啦！

银 瓶 难道我就不能来的吗？

岳 云 不是这末说的。你什么时候来的？我们怎么全不知道呢？

银 瓶 我已经来了三天哩。你们去出阵打仗，自然不晓得。

张 宪 小娘子要知道打仗可不是好玩的事。这里是阵前，两国交战，兵火猛烈。处处都有危险。前几日我们虽打了一场大胜仗，把金兵逼到黄河边上，可是早晚正提防他们反攻呢。

银 瓶 （自负地）你们瞧，我这样的打扮是在闹着玩的吗？我自幼学会一身武艺，藏着不用作什么？如今夷狄入寇，我们正该无分男女老幼，戮力同心，为国效命。这会儿，难道还教我们女人躲在闺房里挑针引线吗？

张 宪 真不愧是将门之女。末将失敬了！

银 瓶 好说，好说！你想，韩世忠韩元帅屯兵京口的时候，靠着有梁夫人帮他桴鼓激动三军，才在黄天荡大败金人。梁红玉出身乐户，尚且深明大义，何况银瓶？

岳 云 想不到妹妹也是有心人。真不愧是父帅的好女儿，哥哥的好妹子。我真高兴！

银 瓶 （假嗔）瞧，哥哥，你真坏。总爱拿我开玩笑，刚才是看不起我的，怎么才一会儿工夫，又夸奖我是什么：“父帅的好女儿”啦！“哥哥的好妹子”啦！我不理你啦！

岳 云 妹子别动气，哥哥是说着玩的。（玩笑的）喏，喏，喏，为兄的这厢赔礼了！

银 瓶 （笑）抬起头来吧！谁希罕你来赔礼呀！

张 宪 （笑）哎呀，你们兄妹二人真会说笑，有趣得很。

岳 云 （想起）父帅呢？

银 瓶 （故弄玄虚地）他……在……（眼望岳云，又回顾内帐）我不说。

岳 云 他在里面吗？哎呀，糟糕，糟糕！刚才我们在这儿闹玩笑，准被他听见了。如果降下玩忽军务之罪，那怎么办？（惶恐）都是你！都是你！

银 瓶 （俏皮地）不过，这次比前回从马背上摔下来的罪要轻得多。放心，放心！

张 宪 这都是小娘子害人！

银 瓶 你们这些人，胆小如鼠，怎么算得将军？

岳 云 （尴尬）你还在取笑！

银 瓶 告诉你们吧。放心，元帅出营巡查去哩。

岳 云 原来你这丫头又在耍我，吓得我一身冷汗。

张 宪 我们差点把正经事忘掉了。

银 瓶 是呀。我来的时候，父帅告诉我说，哥哥带领人马追剿鞑子去了。这回仗打得顺利吗？

岳 云 我要赶紧去禀明父帅。待会再和你细说吧。

银 瓶 父帅一会儿就回来的。你先说说无妨。我正为你们的喜讯，等得心焦呢。

岳 云 仗打得很好，我们又把鞑子杀败了。

银 瓶 （惊喜）呵！

张 宪 少将军这次的功劳可不小呢。敌人在小商桥败退之后，元帅料定敌人必定还攻颍昌，就命令他带兵去援助王贵。果然，鞑子来攻颍昌。王贵便带领了游奕军，少将军也带领了背嵬军，在城西和敌人大战。少将军以八百骑兵冒死冲进敌营挺战，王贵的步兵同时又分两路左右包围，竟将金兀朮杀得狼狈而逃。

银 瓶 （喜极，趋岳云前，跳跃欢乐）哥哥！

岳 云 既然如此，妹子就该请请哥哥。

银 瓶 那末，哥哥也没同妹子接风呀！

张 宪 两免了吧！少将军，我们还是去见元帅报告喜讯要紧。

〔张、岳二人正欲行，牛皋喝得酩酊大醉踉跄进帐。

牛 皋 哈——哈——哈——

银 瓶 牛叔父，您怎么啦？

牛 皋 不——行——啦——

银 瓶 又喝醉酒了吗？

牛 皋 喝酒？——哦，没有，没有。俺没喝，哪会醉？别胡